

見素續集

三冊

幾人哉天之所助者順也君子思以靈承于天積故人之
故大大故備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壽考昌大
固其所也然積非一人一朝之故而亦有小往大來吉亨
之時闕宮頌僖公也頌僖公爰魯懿公尊有以論其世洪範
敘建極也敘建極必及歛福錫福君子有以論其時石峰
有開自先有積于躬者故厚以當新天子續圖啓泰以
受茲繁祉重非偶然者序斯圖并其至俟焉圖者峰湖詩
看松厓山齋數君子序予見素某也

緩流易退序

秦君樗庵從節甫閩憲謁我云莊亟道所欲去之意余意

其與時消息有託而逃爾矣。新天子聖神天縱承序，當
陽道君子乎？長君猶去，意如初，如水赴壑，挽之而不可回。
夫雲雷經綸，奚居獨言去拔茅茹，以彙奚居言去其未由
臆測也？君曰：余殆有徵諸盛替之微與進止之幾者矣。秦
上世無顯者，是之謂遜。秦斯之謂壯壯，斯晉而明夷系焉。
亦其數然者，宰物者其容以哀取哉？余伯氏蘭軒從簡暨
余暨叔氏幘峰從熙，凡三第進士。蘭軒幘峰晉六二受茲
介福，余六五失得勿恤象也。然亦載罹于夷，垂翼下上者
殆茲二紀。今雖長風上征，無復孤舉之志，且並影聯飛，余
退然其在後。余斯起也，伯倦還叔斯起也，余亦其

然者數道寓也羊舌氏兄弟之美人謂處顯尊余兄弟
並仕籍而解驂臺省曳杖丘樊與漁流耕叟相周旋足樂
也昔錢宣靖之退也地要而時乎蚤余散一臺察踰五而
還其惡敢班哉緩流易退志吾過爾矣余曰是何擇于緩
急者哉道爾矣急爲退緩亦爲退勇固道易亦未害爲道
犯激灘抗怒濤不寸進淪胥以溺視易退何如君笑而不
答君台人台相襲氣義余識蘭軒載識樗菴也序其然

毛氏兩節詩序

國家必有世綱人紀順其天常義烈貞風固其時化使所
天不移懷二心者無立地既死猶有餘辱也夫然後天下

之爲臣子爲婦者定而群正宗之百順集焉肇國啓
偶然之故哉余監滇南之明年爲弘治己酉有事文闈比
四鼓闕一墨卷登落屢之意未有所決余曰神疲矣寘几
格間黎明再閱光炯彪發意大有所至抑世德有相以然
比揭曉爲毛君玉問其世無顯者家亦無足垂仁意獨爲
得士兆爾旣進士爲給事爲之私慰又之又得其兩節之
詳毛世德有是往夕之事殆非偶然者毛爲良鄉右姓洪
武間從讓從征滇南留戍而天時劉始二十有四歲鞠孤
義以長義天魏始十有八歲鞠孤瑀以長雨夕霜晨婆苦
川吻濡爲命猶母子也魏曰姑喪所天寡弱萬里外其

與親姑難劉曰婦喪所天齒尤少婦難又曰以義以命
難又曰移所天者其不良佑也且何惡言人世天固毛氏
諒也鞠瑀以乞靈于天瑀存姑有孫姁有子螽斯有地毛
之鬼血食其不存如天何哉匪石之心其不可轉也魏曰
然君子謂定從讓初成妹之婿牛與偕既天牛代之瑀長
牛還之時牛植有家或教瑀訟劉不可魏亦不可君子謂
之貞而世典多漏懿烈弗旌故有是惜也獨兩節然哉易
節之六四安節亨困之九五困於赤紱乃徐有說毛竟家
以完兩節以壽終孫子螽蟄瑀被有給事封命給東務持
大體華實芬沃遠至有階兩節之啓祉不誣冥官

以先告也書爲毛氏兩節詩序

鄭雙石赴石贈篇

士云 運同仁藏獨智有統時之退有循時之進與道消
息者也雙石于成前是之疾非身疾也而獨引爲疾今是
之可非身可也而同與爲可雙石之隱余無得而知也雙
石無半畝之宮數弓之田官下大夫位任卑散祿升斗以
自潤棄而違之君子謂守守藏智迫是遭際 新天子釐
革庶弊搜進名賢得聖人之時檄書收迫雙石愔然起抱
袍裹糗車馬有行色君子謂達達運仁易遯之六二幸用
黃牛固志也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言志在外也雙石

有獨遜之志而不失相連而進之時前是之歸不以貧
沮今是之出其不爲貧而仕較明矣雙石有廉特之
遠之資身心體認之學卑敬默任天下之事士夫所與
余老腐所畏也他日之至其誰則禦之雙石諒不負所學
負聖天子計亦不欲負士夫負余也竊讀告焉夫不易
者道而易易者情士窮經學古以名立於世其始不出群
聖賢之成言往行比其用家遼絕事負其言後反其前斯
之也制情所以入道雙石乘期應會連引同彙之賢
討論其大經大法同聖賢者因之異聖賢者革之
之偏者正之未振舉者奮勵之以上贊元僚効爲

覆下之仁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其端在此斯雙

所以望雙石也

平厓序

尚幹之林德厚長世平厓世父雙松翁介父葵軒翁積官
大小方伯父一樗翁舉于鄉不應禮部試以留餘造物羊
舌氏進退兩尊然者茲文服有御史封命君從圭組殆
東京之荀陳爲近平厓專志古學在諸生無知者一日錄
近作見我雲庄爲之歛畏惡從得哉六經其原史子
其變瀦而後洩得諸心而應之於其手汨汨然來矣別時
特念之它日以語少谷少谷不知也歸而覓平厓自恨相

舟之晚來書曰平厓城中所無余曰將閩中無爾平厓名
遂起第進士又起御史裁數月忠鯁聲遂動廷者平厓副
余知其亦不負余望也世

持論無前者而屬事輒局

寄言輒悖臨小利害輒改慮下易素平厓固懲諸此矣東
巡有事無徒清弊源塞利孔爲鷹揚扁視之威殆有百志
元醇爲太平地者夫惟簡也常重網間漏夫吞舟而明察
淵魚亦識治之所宜戒也門道拾遺補闕之論神宗謂爲
論人主當防未然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
月之君子治化之本君身正者無不正者斯大臣立
其獨一毫察間哉平厓試從事焉又將不獨閩中

事

已平陸錢名克相字

叙以賢行

吾家以賢貳轉運使也。公言于我曰：有祿屬型範于我世父諸父，維莫之似而恃以無隕焉者，竊有甚爾矣。記諸生偕豫齋困齋龍坡麗澤以賢方以孩孺玩弄掌股間長耳方面雙眸炯若余隱度是無煙裊撞破以發名成立踵吾家江陵者乎。既之果然，迨守瑞郡適值華林之寇，余隱度是無盪滌渠免以靖。土艾軒之尅平茶寇者乎。既之果然，其載貳安慶也，猝值逆濠方張之勢，亦隱度是無邵州之抗聲大義孤城自守，顏杲卿之牽拽平原賊進。

不得窺金陵退而一敗塗地爲烈也是時三數文武臣共
事畫奇決勝以賢功爲多而第庸晉秩顧若有不逮於常
調進若却速之而顧若淹知於以賢何如也然朝

命甫下輿論籍籍以賢之信作發機於此矣奚必食真封
穹寄顯授然後爲快耶先是南巡之沮吾家以乘分百死
群忠後處亦以左吾家之道其亦殆然者君子求在我屈
與信數也淮南茲往將以賢謀焉鹽筴之利自齊始官自
渰始自宋而蠱至我明正德之間極矣嘉靖釐革始駸
駸然舊觀夫潁山煮海淮南七十二萬之謀利權一確固
有移夫彼而不恒屬于此者矣夫河流萬派故道

尋百蠶一葉則亦眇之遺利以賢杜私門塞激孔
公之故而一與之節使時化無干吾常以承有終
之匱以無貽黨宇內顧之憂以賢自有信抑信固在耶以
賢行

送字可弟叔言

翠庭字可以四川總憲有行謂余諸兄行同筆硯且稔也
願聞法言余曰余言惟法余乃法惟言夫法何爲者也
夫法導民所違就而昭其民者也是故有法畏有畏法畏
法者已畏也法畏者已畏而人畏也人畏也者非文深立
峻震之而後從也稱物平施民無犯焉爾天已畏也者非守

墨善晦抑縮以成之也擇足而趨周慮而動法斯行焉傳
君子有已而後求人無已而後非人余法吏也待之以今
盖未嘗一日闕焉忘斯畏也乎可之畏無亦余同乎監司
者諸道守法之地使也者吏之長而民之程也已所弗畏
民無程矣奚其畏豈惟夫民之無畏報以庶尤得弗辭乎
其罰矣奚其無畏故衆人以弗畏入畏而君子以畏立畏
其分審矣乎可之畏無亦審此也與乎可學得之殿元公
司教公守得之郡丞公而立孤養重言動無所於苟鄉稱
古君子無易一時群從三進士畏謹如出一人乎可歷御
史憲副叅知所至威惠並流而早衣糲食猶故寒

畏也而諏謀於是後也谷虛川流威濟而化行法暴而程
以立蜀於是乎有餘懷矣獨畏已乎哉抑有畏者也其無
畏者也吾家邵州之抗闕也礪石視頸若兄平藍曹且鵠
刻之未竟無畏之收翠庭余畏弟逆瑾時獨不溷俗化爲
士夫完人將視邵州爲烈吾林固有人哉書爲告

贈吳師夔

莆之吳仕族也師夔上世再登解首其四取上第曾伯父
主事公取進士以問學名曾大父大父邑博公以孝友著
君無易風素吾不徵諸文徵諸本清穎秀發吾不重諸其
外而重諸其內師夔含咀醲郁取第甚蚤不屑屑循次大

學一不利禮部拂袖去及是三舉不利又去余追止之曰
乙科亦仕正途上世楊文貞公魏文靖公並起師儒師儒
未可易視也子之母老矣祿仕以逮親也化與政勞與逸殊
爾成已成人一道也絃誦與簿牒孰清對子衿與鬼魅吏
語誰適呵咍敲朴揖讓而雍容者有間也且教之職師夔
家世物世德以正士趨世學以端士習其外取爲哉師夔
吾愛也吾無隱于汝夫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師夔
誠盡讀天下書盡窮天下之理其富如武庫如撞鐘寸莛
大小隨應然猶未敢自足畫地而限與盆沼而盈者可鏡
也師夔殆將徵前之恃以爲今之償惜陰繼晷遠經旁搜

師夔之至將不止往日師夔者矣師夔官金壇去吾友遂菴翁卯橋踰舍遂翁無書不讀無物而不格師夔師人亦將師諸人昔子朱子既仕始及李延平之門自幸得師師夔幸從翁而學焉他日之至又將不止今日師夔者矣

贈鳳山秦公南尚書禮部序

上嗣大寶之二年用戶部侍郎秦公官南禮部尚書部尚書九峰孫公率部諸君子求贖言于見素義無辭曰斯公也吾與與也斯行也吾與處也大江之南錫文物爲盛錫大君子邵二泉公既又秦鳳山公德植而繼焉而齊乃劇有聞焉乃後獲與于二泉乃見公京邸時公登進士官